

序

喜談天者，放志乎乾坤之表；作小說者，游心於風月之鄉。庚辰春正遇閏，瑞雪連朝，慷當以慨，感有餘情，遂起舞而言：「世俗俚詞，偏入名賢之目；有懷倩筆，能舒幽怨之心。記載極博，詎是浮聲。竹素游思，豈同捕影。演說二十四回以紀一年節序，名曰《歡喜冤家》。」

有客問曰：「既以歡喜，又稱冤家，何歟？」予笑而應之曰：「人情以一字適合，片語投機，誼成刎頸，盟結金蘭。一日三秋，恨相見之晚；倏時九轉，識愛戀之新。甚至契協情孚，形於寤寐。歡喜無量，復何說哉。一旦情溢意滿，猜忌旋生。和藹頓消，怨氣突起。棄擲前情，釀成積憤。逞兇烈性，遇煽而狂焰如飆。蓄毒虺心，恣意而冤成若霧。使受者不堪，而報者更甚。況積憾一發，決若川流，洶涌而不能遏也。張陳兇終。蕭朱隙末，豈非冤乎！非歡喜不成冤家，非冤家不成歡喜。居今溯昔，大抵皆然。其間嬉笑怒罵，離合悲歡，莊列所不備，屈宋所未傳。使慧者讀之，可資談柄。愚者讀之，可滌腐腸。稚者讀之，可知世情。壯者讀之，可知變態。致趣無窮，足駕唐人雜說；詼諧有竅，不讓晉士清談。使蕙風發響，入松壑而彌清。流水成響，瀉盤石而轉韻。聖人不除鄭衛之風，太史亦采謠詠之奏。公之世人，喚醒大夢。」

重九日，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